



1941年5月,新四军第3师第8旅在苏北盐阜区辛荡村举行纪念“五卅”预赛大会。图为第8旅政委吴信泉(前排坐地右)与宣传队全体人员合影,王博夫(站立第3排左1右手叉腰者)。

## 【抚今追昔】73年残损抗战照片滨海梦圆

(滨海)徐振理

新四军老战士、原江苏省电力局纪委书记、90岁的王博夫老人,组织兄弟姐妹、子孙四代17人,从新加坡、南京、扬州等地,于2014年6月7日,一起来到滨海寻找战斗足迹、重走当年抗日路。

在1941年王博夫和新四军将士85人拍摄老照片的辛荡村,73年后拍摄了一张家庭大合影。

王博夫,男,1924年3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新沟镇北沙湾小东庄,小学毕业,1940年冬和哥哥王祚荫(烈士)在阜宁县天赐场(今滨海县天场镇)参加阜宁大队,194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抗战时期,在阜宁、阜东(1941年9月20日成立、今滨海县)境内的阜宁大队、新四军3师8旅新24团抗战两年多,战斗足迹遍布天赐场、大套、东坎、八滩等若干乡村。

2014年3月14日,我和扬州海事局党委书记蒋永龙(24团天场镇陶河团部房东次子),在南京采访王博夫结束时,王老向我赠送了一张1941年,在天赐场附近拍摄的18人残损照片,王老在照片背后清楚地标注,“1941年秋,王博夫(前排右手叉腰者),新四军3师8旅24团宣传队与旅部、23团宣传队合影(残片)”。

回乡后,我仔细端详18人残损照片,18人中还有没有王老认识的战友?于是,我给王老打电话,请王老确认18人残损照片中,记得的人物信息。王老说:“大概在1944年前后,老战友朱子龙给了我一张18人合影的残缺照片。因为照片中有我,所以朱子龙就给我带回来了。那个年代,照相是十分稀有的,我印象是在天赐场附近、东坎西北十来里的一个村庄,8旅、23团、24团宣传队举行文艺会演后拍摄的。照片中18个人物,我只认得24团宣传队指导员王中一,宣传队员郑继桥(阜宁人),王钧三个同志,其他同志我已无法辨认。我得到的这张照片虽然是残损的,但是,这张残损照片是我一生中,也是抗战时期的唯一一张照片。73年来,我视为命宝,一直珍藏在身边,残损照片以外究竟有多少人同时参加拍照的,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。”

根据王老提供的信息,我研读了大量新四军3师8旅老照片。经过精心比对,确认这张18人残损照片,与中央文献出版社《吴信泉画传》第45页,新四军3师8旅政委吴信泉等85人合影中左侧18位人像一致,是新四军3师8旅1941年在阜宁县二区辛荡村(今属滨海农业

园),召开“五卅”纪念大会预赛,8旅、23团、24团宣传队和部分旅团首长85人合影。

有了这个结果,我又立即请开国中将、新四军3师8旅首任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夫人柏曼卿;开国中将、新四军3师8旅首任政委吴信泉的三儿子、军史专家吴皖平确认了85人照片中的吴信泉将军;23团政治处主任陈志方将军;陈志方将军夫人、23团宣传队指导员王静;陈志方将军警卫员钮兵;钮兵怀中抱着的女童、是陈志方的大女儿陈小征等5个人物。85人中,已经确认健在的是王博夫和陈志方的大女儿陈小征,今年74周岁,现在旅居加拿大。

这样,这张18人残损照片在73年后、找到了娘家,喜得梦圆。

王老将73年前18人残损照片,复圆85人大合影的传奇经历立即告诉兄弟姐妹和子女等晚辈,他们特别激动,纷纷要求前往滨海。于是,他们相约,一起来到抗战老根据地——滨海,重走当年抗日路。

王老他们首先来到当年拍摄85人大合影的农业园辛荡村。73年前偏僻的小村庄,现在已是204国道和327省道的交会点,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,令王老和家人感到欣慰。

对照85人大合影照片,王老仔细辨认18位之外的人物,24团宣传队长李济南在哪里?宣传队副队长王德成烈士在哪里?宣传队指导员王中一在哪里?宣传队员仲德芳烈士(王博夫同乡、同学)、刘斌(盐阜人)、王贡山、朱子龙(盐阜人)、戴逸民(盐阜人)、掌玉台(盐阜獐沟人)在哪里……这些战友应该都在85人大合影照片中,可惜73年太久远,王老已90周岁,难以辨认哪一位。寻找中,王老来到了8旅旅长田守尧的老房东、96岁的李老大家,并和李老太在门前拍摄了全家福。

接着,他们来到天场镇,瞻仰了当年老团部旧址。在天场镇天场村,沿着天场古街巷,王老向大家讲述了自己投奔八路军阜宁大队参加抗日队伍的情况。王老还来到八路军5纵队2支队队部、新四军3师8旅天场旅部,瞻仰抗日将士们使用过的古井。

最后,他们来到天场镇徐丹小学“雪耻碑”前,聆听滨海人民抗日烽火英勇壮举,展望滨海红色文化纪念馆在徐丹小学筹建的设计蓝图。

临别时,王老激动地说:“天赐场是我和大哥王祚荫走上抗日战场的地方,也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和家人又一次接受红色热土的刺激、感受我们的峥嵘岁月。”

### 【人在旅途】

盐城的部分慈善人士,一直想找个机会,组成一个小团、外出朝山旅游,实地体会中华历史文明,欣赏山川人文风景。恰在上月,滨海的中道禅师得知大家的想法后,果断随缘决定,准备朝山。此后几天,队伍组织、出行方向、主要景观等大事必亲历亲为、谨慎定夺;其余诸如服装衣作、防雨保健等小事则分头分工,细而不漏。6月15日至22日,历时八天,40余人,行程数千公里,集旅游、拜谒、慈善于一团的朝山之旅游圆满成行。

朝山是对自然、历史的一次具体实践。所以,爱好传统文化的人士,将这类出行别具一格地称之为行脚,朴素而富有内涵。40人的团队,女性占绝大多数,年长者70多岁,娃娃团员则4岁不到。虽然从盐城坐火车到成都,其后的长距离行程由汽车大巴换乘,但在同一城市内的景点转换,大多坚持步行,如在西安市内的大雁塔、卧龙寺、兴善寺等,在成都

### 【心情漫笔】

父亲临近退休时,才得到了属于他的两亩多零零碎碎的田地。

老年得土,父亲兴奋得有如“老年得子”。农忙时节,他会在那片土地上光着脚丫奔跑、打着滚儿撒欢,不舍昼夜。即使农闲时,父亲也会时不时地到那片田地上兜兜转转,看着拔节的稻谷或麦苗,会心一笑。

父亲出身渔家,与共和国同龄的他,少小时过的是“水上漂”的生活。及至17岁离船上岸,又走进军营,然后是远离故乡,在微山湖畔的煤矿工作。从成分上来分析,父亲是典型的农家弟子,但这一路走来的风雨人生,他却与故乡的土地并无关联。

是故土舍弃了父亲,还是父亲舍弃了故土?似乎都是,似乎又都不是。

临近退休时,父亲终于回到了乡下故土。人在乡下,户口却在城里,他是没有资格分取田地的。那段时间,父亲好生失落,看着人们在田地里忙活,父亲羡慕得眼睛发红。村里人常说父亲有福气,可以拿一笔稳稳当当的退休工资安度晚年。父亲却不这么认为,他始终觉得住在乡下,没有田地可供耕作,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。在父亲看来,无土就身心难安,身心难安又怎是家呢!

有村人外出打工,部分田地抛了荒。父亲在那些抛荒的田地上转了又转,看了又看,几经沟通,几经恳求,那些外出打工的村人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,把他们的田地扔给了父亲代种,父亲开心了。尽管那两亩多田地,犹如一把从手中狠狠甩出去的石子,胡乱地散落在村庄的各个角落,最远的两块散田,路径距离长达5里多路,但父亲仍然是如获至宝,死死地将它们攥在手心里。

## 朝山之旅

(市区)徐月

市内的宝光寺、昭觉寺、文殊院等。一个主要由女性和孩童组成的团队,心无挂碍、抬腿行脚;脚踏净土、善莫大焉。行脚,从脚下开始、步步向前,从当下顿悟、天天自在。

朝山的团队与其他旅游团略有不同,首先,人员组成,他们的主体是一心向善的居士和热爱弘扬传统文化的义工。其次,行走线路,他们不向往五A级景区或热点旅游目的地,所追寻和拜谒的是祖国历史文化的传承。第三,出行的目的有同又有不同,出行让自己高兴和愉悦是相同的,不同的是,朝山者所追寻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感动。我们看到一群老老小小的朝山者,在乐山大佛的脚下,感悟坚如磐石的弥勒佛,那一颗大度和包容心,绵延千年,这颗心其实就是普通的善良人的心。

在峨眉山,他们能感知到再小的行动也远比最大的口头承诺要重上无限倍。无数个普

普通通的凡人,哪怕为细微的善举一起付诸行动,我们就是当代的普贤。

在法门寺的黄土广场上,在大雁塔的回廊边,在卧龙寺的石碑旁,老老小小的朝山者,都在虔诚地企盼、虔诚地前行。

回家是从家中外出后的回归,朝山后的每个人,在各自的内心深处,都萦绕着许许多多感悟的回响。这些回响,可以通过我们的言或行,告诉更多的朋友。其实这才是一种慈善正能量的回响,也是朝山殊胜的本质所在。

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,仰望共有的天空。与大千世界相比,我们的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。在这小小的村落里,山有如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,他的年龄可有数亿岁呢。古人云“人生难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,人的本真就是“活在当下”,何为当下,一方面担当起属于自己的使命、责任和义务;一方面放下心中挂累及身外名利。

## 站立的土地

(市区)徐向林

插秧苗、栽玉米、种黄豆、播麦种,父亲把一块块散田,规划得妥妥当当,安排得贴贴切切。有些散田,不好用机器供水,父亲就起早带晚地从河里挑水浇灌,收获的时候,由于田地小,收割机转不了身,父亲也是人工收割。在整个村庄,父亲成为极少数刀耕火种式的最原始种田人之一。

关于那些田地上的投入产出比,父亲是算过账的。起去化肥、农药、种子费用,几乎不赚钱,遇上歉收,还得倒贴人工费。对于父亲的“找罪受”,我是极力反对的,不止一次劝说他扔掉那些吃力不讨好的田地,父亲却一反常态的固执,他通常在两杯酒下肚时,感叹种田的不易,但酒杯一放,又奔到他的田地里,与他的土地“情人”亲密接触去了。

去年夏天,父亲不幸罹患胰腺癌,就在病情发作浑身无力的当天,父亲还是坚持着给秧苗挑上了最后一担水。送医手术后,所有人都劝父亲不要再恋着那些田地了,他表面应承着,心里头却根本放不下,一分一厘田都没肯扔。

我将父亲接到城里照顾,也常把他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,但那些田地似乎排着队站

在父亲的身后,似乎直着嗓子在召唤父亲。如此一般,父亲在城里待不上几天,就要回到乡下,直到他看到那片属于他的土地他才安心。病后的父亲难得一笑,但当他站在那些田地面前时,看看或者摸一摸那些站立着的庄稼,他往往会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。

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,癌细胞转移到肝部。在医院做完介入手术后,父亲给在乡下老家的母亲打电话,一再叮嘱母亲不要把田给扔掉,他还问玉米长得怎样。母亲告诉他,玉米快要收获,就等着他回来吃呢,父亲像个孩子似的哭了……

父亲终究没能回乡看到他在病床上一直惦念着的玉米和田地,他在医院因肝衰竭而病故。在办理父亲的丧事时,我再三劝母亲把田扔掉。母亲说,你父亲交代不能扔。你父亲早年受过饥荒,没有田地,他心里不踏实。母亲的话让我明白了父亲恋土情结的根由,我努力收敛着快要溢出的泪水,没再劝母亲扔田。

安葬后的父亲终于和他的田地融为一体。那些平躺的田地,以庄稼的形式站立在他的身后,这一次,父亲和它们永不离弃了。



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铁军精神

“抚今追昔铁军情”主题征文

主办:中共阜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阜宁县新四军研究会 盐城晚报

协办:阜宁县水利局 阜宁县国土资源局

承办:阜宁日报 阜宁县徵文家协会 薛里楼红文学网站